

挥剑满江红

上

独孤残红著
大连出版社



险恶江湖系列卷四

挥剑满江红

（上）

独孤残红著
大连出版社

本书作者荣获首届“中华武侠小说大奖”。获此殊荣者，大陆仅有四位作家。

本书作者的《江湖四部》，将于一九九六年全部出齐。

还珠楼主再世 金庸古龙传人

独孤残红武侠系列

脱颖而出的独孤残红，创造出万花筒般的武侠世界：离奇的故事，鲜活的人物，诗化的意境，深邃的哲理，正义侠情，儿女私情……令读者目不暇接，爱不释手，受到海峡两岸读者热烈欢迎。一九九五年《销魂一指令》获国家级奖项“中华武侠文学大奖”，大陆仅有四人获此殊荣。他的《江湖四部》将由李渔村独家编辑，陆续出版。

上卷《销魂一指令》（三册）

沧桑江湖 中卷《销魂十指令》（三册）

下卷《销魂百指令》（三册）已出

一卷《七邪蝶恋花》（二册）

嬉笑江湖 二卷《七煞木兰花》（二册）

三卷《七妖小梅花》（二册）

四卷《七怪夜合花》（二册）已出

一卷《负剑少年游》（三册）

险恶江湖 二卷《看剑念奴娇》（三册）

三卷《掷剑踏莎行》（三册）

四卷《挥剑满江红》（三册）已出

上卷《炼刀忆江南》（二册）

寂寞江湖 中卷《藏刀长相思》（二册）

下卷《封刀一剪梅》（二册）待出

（总策划：湖南文艺出版社小说室主任李渔村）

挥剑满江红

上集目录

一	阎王娘娘宫抗令	1
二	双魔出阵	19
三	无号和尚	35
四	老花子人邪任君啸	51
五	易容世家慕容若真	66
六	千面郎君破“屠龙”	81
七	莲花指	98
八	收降青城派	113
九	冤家聚头	129
十	死门漩涡中的萤火虫	147
十一	阴残三煞	162
十二	天井石穴中的骷髅	178
十三	无号就是徐天良	195
十四	拍手毒王严索魂	211
十五	十八铜人阵	226

一 阎王娘娘宫抗令

太液芙蓉，浑不似，旧时颜色。曾记得，春风雨露，玉楼金阙。名播兰馨妃后里，晕潮莲脸君王侧。忽一声，鼙鼓揭天来，繁华歇。

龙虎散，风云灭。千古恨，凭谁说！对山河百二，泪盈襟血。客馆夜惊尘土梦，宫车晓碾关山月。问姮娥：于我肯从容，同圆缺？

华山，一线天峰。

一条崎岖的小道，蜿蜒从山峰夹石间穿过，似一条线悬在山峰上。

小道很窄，坡度极陡，路势异样险峻。

山顶上一座桃园。圆拱形的门上“阎王娘娘宫”五个桃花编写的字，在惨淡的月光下，依稀可辨。

桃园宫内，一楼绣阁。

廖小瑶静坐在窗前，凝视着夜空。

残缺的月亮，像断了脊梁似的，苍白而沮丧地斜倚在半空中。

月光冷清，昏暗而冰凉。

她鬓发凌乱，神情呆木，长长的睫毛下闪着晶莹的泪光。她显得有些憔悴，但这又使她增添了一分凄楚之美。

雁荡山的一幕幕，在她眼前晃过。

被炸坍的半壁山峰，被深深埋在重重石岩下的金陵宝藏洞穴。

没有一人能从这里逃生。

炸坍的悬崖坪上，立起了一座坟堆。没有石碑，没有碑文，坟堆内也没有尸体。

她希望徐天良还没有死。但，这坟堆却是为他修建的，她不愿他成为无家可归的游魂野鬼。

她原已决心为他殉情，但是……

阁楼内充满了说不出的悲哀与宁静。

她的手缓缓下滑，轻轻按在肚腹上。

她已有身孕了，怀上了他的骨肉，为此，她不能死。

她不是个普通的女人。

她不仅性格刚烈，倔强和高傲，而且还开朗大方，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女中英豪。

她要养好他的儿子，要为他报仇雪恨。这才是真正的小魔女！

她似乎觉得腹中的“他”在踢着她的肚皮，那个尚未成形的小生命已开始在蠕动。

她不觉笑了，但笑容尚未完全展开，即又冻结在脸上。

要战胜西门复，谈何容易？

武林遭雁荡山劫难之后，已无任何一个门派，能有力量，与有官府撑腰的西子庄分庭抗礼，大多数的门派都已无条件地接受了西门复的“朝圣令”。

逍遥仙宫不愿接受朝圣令，又不愿招惹宫毁人亡的厄运，只得迁宫来到了华山孙三娘的阎王娘娘宫处。

据线报，西门复已决定亲自出马去少林和青城派下朝圣令。一旦少林与青城派接下朝圣令，整个武林就是西子庄的天下了。

唯一有可能与西门复抗衡的人，是那个神秘的圣火教教主易天凡。

但是，自从雁荡山劫难之后，并未受到任何损失的圣火教突然停止了活动，圣火教出头露面的狼帮也奇迹般地消失了。廖天奎数次想找易天凡联手对西门复，却怎么也找不到他。

谁知道这个易天凡，又安的什么心？

华山派掌门黄明道已接下了朝圣令，想必阎王娘娘宫也不会是块安静之地，西门复不日之内，必会找上门来。

到时候，到底该如何对付？

她心事重重，喟然一声长叹。

然而，还有一块巨石压在她的心上，一直压得她透不过气来。

单凭这一困境，还压不倒她这个奇女子。使她无法振作起来，终日意气消沉的是另一个原因。

她发觉她虽已嫁给了徐天良，但徐天良并不爱她。

这就是压在她心上的巨石。

她很后悔那一夜，与徐天良“暴风雨”的结合。

她对幸福的追求，却原来是幻影。她只是个一厢情愿的失意人。

失意人？她凄然一笑，秀眉居然绽开。

人间该有多少失意人！母亲廖红玫是，钱小晴是，白素绢是，花容容是，孙三娘当年也是。

人间失意者又何尝限于女性！徐天良是，闵少南是，关世杰是，宋志傲是，霍长青是，闵佳汝也是。

她樱唇轻抿，一首读之哀怨的诗句，脱口而出：“桃李摧残风雨春，天孙河鼓隔天津。主恩不与妍华尽，何限人间失意人！”

不觉间，玉臂伸到书台上，一支竹笛横上香唇。

笛声悠悠而起，逾窗而出，回荡在夜空，如怨如艾，如泣如诉。

绣楼的另一端竹房中，窗旁坐着白素绢。

她长发披肩，眉目如画，身着一件红艳如火的衣裙，显得光彩照人。

她膝上搁着那件徐天良送给钱小晴，钱小晴又转送给她的灰毛狼皮袄。

她双手轻抚着皮袄，目光凝视着夜空，神情却是出奇地平静。

她是阎王娘娘宫内，或许是整个武林中，唯一坚信徐天良没死的人。

她无数次地与孙三娘、严阴阳、廖天奎和关世杰争吵，她一口咬定徐天良决不会死。

她说徐天良没死，自有她的理由。

第一，她替徐天良看过手相，徐天良该有八十九岁的寿命。他今年才十九岁，怎会死去？

第二，这件灰毛狼皮袄是件灵性宝衣，能向主人告警，自然能报主人凶吉。皮袄的狼毛从未竖起过，毫无凶兆，徐天良怎会丧命？

因此，她仍红装艳服，整日里活蹦乱跳地嬉笑着，等候徐天良归来。

朝圣令的事，她也没放在心上，只要徐天良回来了，一切麻烦都可迎刃而解。

徐天良回来了，她还有重要的问题要问他。

他怎会知道自己内红衣兜上有缀白莲花心蕊的事？

她已经向师傅孙三娘问过自己的身世了。孙三娘对她说，那内红衣兜就是当年包裹她的衣服，估计该是她娘的，但她娘是谁，孙三娘却也不知道。

自己的爹娘究竟是谁？

她眯起了眸子，眼中一片迷茫。

突然间，她身子颤抖了一下，眼里猝然涌上两颗晶莹的泪珠。

她想起了狼山深山涧的干爹驼背老头，还有那石屋里画像上的女人。

他们是不是自己的爹娘？

不，绝对不会！她立即否定了自己的想法。

但不知为什么，此刻她十分地想念他们。

她睁大眼，努力地将思绪回到徐天良身上来。

徐天良没死，为什么不回来？

这是她近日来苦苦思索的问题，也是孙三娘坚信徐天良

已死的原因。

“这个负心郎，没天良没人性的狼崽！”她扁着嘴忿忿地骂着，但在骂中又流露一丝高兴。

徐天良不回来，说明他并不爱、也不关心廖小瑶！

只要徐天良不爱廖小瑶，她就还有占有他的希望。

她抚摸着皮袄，灰毛狼的狼毛柔软而细腻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温柔。

狼毛如此柔顺，徐天良一定没事！

她目光灼灼发亮，咬着牙暗自道：“狼崽，你与本姑娘还有一践之诺，你若回来，本姑娘就要强迫你娶我，哪怕做小也行。你若再以死相逼，哼，咱们走着瞧！”

绣楼窗外，是个小花园。

花园的竹林深处，隐着一间小屋。

屋内漆黑的，没点灯，但灰白的月光下，仍可见宋志傲端坐在屋内窗下。

他在雁荡山脚葫芦口，中了汤千秋的毒坠下深沟后，挣扎着爬到沟壑边便昏死过去。一名农夫发现了，把他背回家中，到了第三天下午，他便断了气。

农夫将他背到葫芦口荒地上，挖个坑，打算把他埋了。也许他命不该绝，恰逢此时逍遥仙宫和阎王娘娘宫的人马，火速往雁荡山赶来，逍遥仙宫的白羽裳女子湘琴发现了他……

孙三娘替他解了毒，并把他带回了阎王娘娘宫。

现在他就在阎王娘娘宫的客房里。

他面色阴沉，目光呆滞地望着灰蒙蒙的夜空，身子一动也不动，如同木雕。

良久，他低沉地叹息一声，眼中落下两行泪水。

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因未到伤心处！

这是伤心之泪，无奈之泪，也是绝望之泪。

江湖风云突变，铁血旗散而复合却又投靠了朝廷，三叔钱百灯身负重伤，生死不明，钱小睛随闵佳汝逃亡，不知去向，铁血旗的旗帜虽然还在飘扬，却已成了万人唾骂的鹰犬。

这怎不叫他伤心之极？

铁血旗一切行动指示，都是他的义父，堡主、旗主兼师傅的钱振宇的主意。

他是个孤儿，从小被钱振宇收留，是钱振宇抚养了他，教他武功，教他诗琴书画。他的一切，甚至于生命都该是属于钱振宇的，他根本就没有指责钱振宇的权利。

他感到万般无奈。

钱振宇为个人利益，为自己升官的私欲，先后出卖了徐天良和闵少南，置女儿钱小睛于不顾，而后又雇汤千秋来杀自己。心目中的偶像义父，原来是这等嘴脸！真令人痛心疾首。

他绝望了。彻底地绝望了。

若不是挂念钱百灯，担心钱小睛，他早就一剑抹了脖子。生死现在对自己还有什么意义？

他打算明天就离开閻王娘娘宫，去寻找三叔钱百灯，以后再作计较。

空中悠悠传来笛声。

他心格登一跳，身子陡地一颤。

廖小瑶的笛声！

笛声悲凉，凄伤，充满着无限的失意、悲观与绝望。

他颤抖着手，从怀中取出那至今还保留着的，由徐天良

转送给他的那支已破碎了的玉笛。

他轻抚着玉笛，泪水簌簌而下。

可怜的女人！

他忘掉了自己的处境，心中充满了同情与怜悯。

自从到阎王娘娘宫后，他竭力避开廖小瑶，不与她见面，以免触动自己的情感。

但这笛声，却又使他触音生情。

他想忘掉她，却总也忘不掉。他仍然深深地爱着她。

笛声蓦地中止。

他凝视着夜空，耳边犹似响着荡心的笛声，口中轻轻地吟出一首“浪花”诗句：“一江秋水浸寒空，渔笛无端弄晚风。厅里波心谁折得？夕阳影里碎残红。”

他眼前幻现出一片幻景。

夕阳倒映在秋水中的影子，就像一朵千瓣嫣红的奇花，江中之浪，浪中之花，欲摘不能，可望而不可及的神秘之感，令人如醉如痴。

他眼前的廖小瑶又何尝不是如此？

他发出一声沉重而深长的叹息。

“宋公子，还没有歇息么？”门外响起了白羽裳衣女子湘琴的声音。

宋志傲没回头，也没有应声。

门吱地被推开，湘琴端着一只碗走了进来。

“怎么没点灯？”湘琴一边说着，一边将手中碗搁到桌上，“噌”地引燃火折，点亮了桌上的油灯。

宋志傲依然望着窗外的天空，沉吟不语。

湘琴看着他的背影，摇摇头，走近前去。

她目光触到他手中破碎的玉笛和那裂成两半的佩玉，脸上掠过一片阴云。

她扁扁嘴，低声道：“你又在想她了？”

她知道宋志傲对主人廖小瑶的一片痴情。

宋志傲轻叹道：“想又怎么样。”

她苦苦地笑了笑，劝慰他道：“她已是徐天良的妻子了，你何必还自寻烦恼？”

宋志傲望着夜空，两眼放亮：“你错了。我对她已无任何非份之想，我只是同情她，她实在太不幸了。”

她瞧着他，伤感地道：“命中注定的事，谁也改变不了。”

他倏地扭转脸，亮亮的眸子盯着她。

她似乎被他看得不好意思，双颊飞起一层红晕，垂下了眼帘。

他咬咬嘴唇，沉缓地道：“你多次救了我的性命，对我如此关心照顾，我很感激你，但是，我却不能……”

他已知湘琴对他的感情，那是种痴情的爱，就像他对廖小瑶的感情一样。然而，目前他却无法接受她的爱，是以想对她坦诚地表明自己的态度。

湘琴猛然抬起头，燃烧着火焰的眸子瞧着他，打断他的话，道：“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但是请你不要说出来，至少使我心中还留有一线希望！”

宋志傲喟然长叹：“自古多情空余恨……”

湘琴正色道：“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”

宋志傲几分困惑的目光盯着她，然后沉缓地摇摇头。

他依照她的要求没有说出来，但却作了断然的回答。

不料，湘琴却道：“徐天良已死，只要你真心待她，也许

她会改变主意。”

“你……在说什么？”他瞪圆了双眼，俊脸上露出苦涩的笑容，“这是不可能的。”

她抿了抿香唇，端然地道：“这也许是不可能的，但绝不是绝不可能，只要有一点可能，就有可能做得到。”

他摇摇头，沮丧地道：“可我做不到。”

她目光如电，颇为激动：“你一定能做得到！”

他的心猛烈地动荡了一下，随即平静，淡淡地道：“徐天良是在下的朋友，我怎能去追求他的妻子？”

她不以为意地道：“可是徐天良已经死了。”

他深吸口气，严肃地道：“他死了，我更不能这么做，除非……”话音陡地顿住。

“除非什么？”

“除非徐天良抛弃了她。”

“其实，老实告诉你，我觉得徐天良并不爱她。”

“我知道，徐天良仍然爱着钱小晴。”

“唉，”她幽幽地轻叹一声，“命运为什么要这样捉弄人，不让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？”

他带着几分感叹地道：“无缘对面不成偶，有缘千里一线牵。命运与感情一样，是任何人都无法强求的。”

她眸光闪烁，感动地道：“我很喜欢你，你虽然冷傲、狂妄，有时甚至有些近情理，但你是我见到的极少的几个正人君子之一。”

他盯着她，坦然地道：“你既然喜欢我，为什么还要劝我去追求廖小瑶？”

“难道你不觉得她很值得同情吗？”

“你不也令人同情么？”

她抬起晶亮的眸子凝视他片刻，爽快地道：“她是我主人，你是我所爱的人，我则是位护法者。你爱我主人的程度，比我爱你更深，而我主人以后更需要人的爱护与帮助。佛书百喻经所言：修持功夫，深沉第一，大忌浅露。护法要旨，成美第一，大忌胡行。”

宋志傲沉思不语。

湘琴又道：“宋公子，这是小女子肺腑之言，不管你今后打算如何，希望你不要自暴自弃消沉下去。”

宋志傲目芒一闪。

湘琴逼视着他道：“今后武林的重担，也许要落在你们几个人的肩上。钱三叔还没有死，我希望你能与钱三叔重振铁血旗，与我宫主廖小瑶一起联手对付西子庄，为徐天良报仇，力挽武林狂澜。”

宋志傲目闪神光，脸上阴霾一扫而尽，露出了异样的光彩。

他毅然地道：“我明天就去找钱三叔。”

湘琴点点头，高兴地道：“看到你振作起来，我十分高兴。这几天，你很少吃东西，我替你熬了一碗参汤，你喝了吧。”

他感动地道：“这……”

湘琴走到桌旁，端起搁在桌上的参汤碗，递给宋志傲。

宋志傲接过参汤碗：“谢谢湘琴姑娘。”

湘琴莞尔一笑：“你我之间还讲什么客气？快喝吧。”

宋志傲深沉地看了她一眼，双手捧起碗，一口气将参汤喝净。

湘琴收回空碗，笑着道：“宋公子明天要走，请早歇息。”

明天我有事不能送行，望宋公子一路多加保重，能尽早……”

她泪花闪动，话音梗塞，已无法再说下去。

宋志傲关切地问道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没……什么？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，我很……高兴，真的很……高兴。”

她端着碗，转身奔出了房间。

刚出门外，眼中泪水已滚滚而下。

宋志傲凝视着房门，默然地伫立着。

良久，他扁扁嘴唇，轻轻地道：“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待武林大事了结之后，我也许会改变主意的。”

前宫坪侧的主宫内房窗下，坐着阎王娘娘宫的宫主孙三娘。

她凝视着空中的残月，面色忧悒。

几个月来，江湖的变化令人咋舌。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，把她这样精明干练的人都弄昏了头。

朝廷想通过某一个组织来统治武林，使武林各门派为朝廷效力，这是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都不曾有过的事。

武林就犹如一个在野的王朝，其力量以各帮派的形式分散在各地的深山、湖泊、荒丘、丛林、乡村小镇和各城市的各行各业之中，他们自各占山为王，又相互联络，并有他们的规矩与习俗。

谁能统治这个在野的王朝？别说是朝廷，就是野王朝的“皇帝”武林盟主，也无法能真正做得到。但是，现在朝廷通过御前带刀一品侍卫、钦差御使姚天霸和西子庄的所谓皇祖